

中國史學要籍介紹

中國古籍校讀指導

學要

訓詁學要略

中原音韻研究

訓詁學簡論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

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

中國史學要籍介紹

中國古籍版本研究

中國史學要籍介紹

中國古籍校讀指導

學要

訓詁學要略

略

中原音韻研究

訓詁學簡論

金定叢談

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

中國史學要籍介紹

介紹中國古籍版本研究

中國古籍版本研究

中國史學要籍介紹

訓詁學

要籍介紹

訓詁學要略

中原音韻研究

學要

一

音韻研究

本公司編輯部編
學萃探原之一

訓
詁

學

要

略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初版

學萃探原之一
訓 詁 學 要 略

平裝一冊基價四・五元正

版 權



所 有

編輯者 本公司編輯部

發行人 高 本 釗

發行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三〇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五一五二九
登記證：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郵政劃撥：局版臺業字第四〇六四九號

目錄

一、緒言·····	一
(一) 什麼是訓詁學？·····	一
(二) 爲什麼要研究訓詁學？·····	四
(三) 怎樣研究訓詁學？·····	六
二、訓詁源流·····	一
(一) 訓詁的起源·····	一
(二) 訓詁的發展上·····	一五
(三) 訓詁的發展下·····	二九
三、訓詁體式上·····	四四
——隨文釋義的注疏	
(一) 注疏的名稱·····	四四

(一) 注疏的內容·····	六三
(二) 注疏的分類·····	七九
(四) 注疏的駁經·····	八三
四、訓詁體式下·····	八九
——通釋語義的專著·····	
(一) 專釋語義的專著·····	九一
(二) 音義兼注的專著·····	一三二
(三) 形音義合解的專著·····	一三五
五、訓詁條例·····	一四三
(一) 釋義的方法·····	一四三
(二) 行文的格式·····	一五六
(三) 常用的術語·····	一六九
六、訓詁十弊·····	一八八
(一) 厚古薄今·····	一八九
(二) 黨同伐異·····	一九〇

(三) 煩瑣寡要	一九一
(四) 穿鑿附會	一九二
(五) 增字解經	一九四
(六) 隨意破字	一九六
(七) 誤虛爲實	一九七
(八) 拆駢爲單	一九九
(九) 不懂古義	二〇〇
(十) 不通語法	二〇二

一、緒言

(一) 什麼是訓詁學？

我們研究訓詁學，首先要弄清楚什麼是訓詁學，它的研究對象是什麼，任務是什麼。

訓詁學是語言學的一種。我國的語言學向來分爲三門、即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文字學研究文字的形體，音韻學研究語音，訓詁學研究語義。訓詁學也就是語義學。

「訓詁」這個詞很早就有（註一）。最初單稱爲「詁」，或稱爲「訓」。「詁」字亦作「故」。漢代以後，才合稱「訓詁」，亦曰「詁訓」。

關於「訓詁」二字，從前有種種解釋，這裏略舉幾種：

說文解字·言部：「訓，說教也。」「詁，訓故言也。」段玉裁注：「訓故言者，說釋故言以教人，是之謂詁。分之則如爾雅析「詁」、「訓」、「言」爲三，三而實一也。漢人傳注多稱「故」者，「故」即詁也。毛詩云「故訓傳」者，故訓猶故言也，

謂取故言爲傳也。取故言爲傳，是亦詁也。賈誼爲左氏傳訓故，訓故者，順釋其故言也。張揖雜字：「詁者，古今之異言；訓者，謂字有意義也。」（見陸德明爾雅音義·釋詁）
郭璞注爾雅·釋詁第一條云：「此所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

孔穎達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疏：「詁訓傳者，注解之列名。……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故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然則詁訓者，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于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唯言詁訓，足總衆篇之目。」

馬瑞辰毛詩詁訓傳名義考：「蓋散言則故、訓、傳俱可通，對言則故、訓與傳異，連言故、訓與分言故、訓者又異。……蓋詁訓第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傳則并經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詁訓與傳之別也。……蓋詁訓本爲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詁訓，亦曰詁訓；而單詞則爲詁，重語則爲訓；詁第就其字之義旨而證明之，訓則兼其言之比興而訓導之，此詁與訓之辨也。毛公傳詩多古文，其釋詩實兼詁、訓、傳之體，故名其書爲詁訓傳。」

黃季剛先生說：「詁者故也，卽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卽引伸之謂。詁詁者用語言解釋

語言之謂。若以此地之語釋彼地之語，或以此時之語釋昔時之語，雖屬訓詁之所有事，而非構成之原理。真正之訓詁學，即以語言解釋語言，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見黃耀先先生訓詁說叢）

以上幾家的說法大同小異。他們都認為訓詁就是解釋的別名，也就是「以語言解釋語言」。訓、詁與傳，對言有別，散言則通，馬瑞辰的這種意見是正確的。郭璞指出訓詁「所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這比張、孔、段等祇強調「釋古今之異言」，而忽視「通方俗之殊語」，要高明一些，而黃季剛先生則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他以爲「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還不是訓詁學最根本的問題。訓詁學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用他的話說，就是「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這也就是說，訓詁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研究用語言解釋語言的方法、條例，進而探討語言文字的系統和根源。這個任務要比「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困難得多，也重要得多了。

黃先生對「訓詁」二字的解釋，也是富有創造性的。他把「詁」解釋爲「本來」，「訓」解釋爲「引伸」，也就是說，「詁」是推求字的本義，「訓」是探索字的引伸義和假借義。古代的訓詁家在推求字的本義上是不遺餘力的，而在探索字的引伸義和假借義上則很少用力，因此他們往往知古而不知今。黃先生則主張，搞訓詁不僅要推求字的本義，也要探索字

的引伸義和假借義。這就是說，不僅要知古義，也要知今義。黃先生的這種主張，我是贊成的。

我們知道，由於語言的發展，一般的詞往往不只有一個涵義，有的有許多個涵義。比如：道、理這兩個字，道本是道路的意思，由此引伸，於是有道理、道德、規律、方法、治理、引導、經由、講說、料想等涵義；理本是治玉的意思，由此引伸，於是有治理、治平、修理、理睬、道理、理論、文理，以及獄官、使者、媒人等涵義。對於這種一詞多義的現象，固然要推求它的本義，也要聯繫它的發展演變，找出這些不同於本義而又同本義互相聯繫的意義，即所謂引伸義或假借義。這樣，就可以探索出由本義、引伸義、假借義組成的「詞義系統」。訓詁學所要探討的語言文字的系統，首先就是這個詞義系統。當然，訓詁學的任務並不是到此為止，它還要從詞義系統的研究中找出語義發展演變的內部規律，如大家所熟知的詞義的擴大、縮小、轉移等就是。這個任務，更加重要，也更加艱巨。

總之，訓詁學的研究對象就是詞義和詞義系統，它的首要任務就是研究語義發展演變的規律。

(二)爲什麼要研究訓詁學？

曾經有人指出：「語義學是語言學的重要部分之一。詞語的含義方面在研究語言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應當保證語義學在語言學中應有的地位。」這段話對訓詁學來說，也是

完全適用的。那麼，訓詁學在語言學中究竟是怎樣重要的一部分？應當占據什麼樣的地位？我們爲什麼要研究訓詁學呢？

這首先就是因爲它的研究對象是語義。我們知道，語言是用聲音來表示意義的。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而語義則是它的內容。語言中每一個詞都是有意義的，不了解它的意義，就不能用它來說話與進行社會交際和思維活動。有謂：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如果我們對某種語言的詞義沒有正確的理解，怎麼能運用這種語言來準確地表達我們的思想呢？因此，我們大家對自己語言中每一個詞都得掌握它的意義，研究語言學的人當然更應該如此。這就說明：研究訓詁學是很重要的。

其次是因爲訓詁學可以幫助我們學習古代的語言和不同的方言。陳澧在東塾讀書記卷十一裏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蓋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有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使別國如鄉鄰；有訓詁，則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訓詁之功大矣哉！」這話說得不錯，訓詁學的功能的確是很大的。我們今天要批判繼承古代的文化遺產，就要靠訓詁的幫助，讀懂古代的作品。訓詁學的知識不是祇對專門研究這一行的人纔有用的。

再其次是因爲訓詁學知識還有助於語言學的其他部門的研究。比如文字學、音韻學、語

法學、詞典學等，和訓詁學都有密切的關係。古代的字書，如說文、字林、玉篇等，都把釋義和解形、注音結合在一起，并有所謂形訓、聲訓，而語法的分析，古代也往往包含在訓詁之中，如果對訓詁學一竅不通，文字學、音韻學、語法學等學科也不容易學好。特別是詞典學，和訓詁學的關係尤為密切，詞典、字典的本身就包含着訓詁，更需要有訓詁學的知識，纔能從事編寫。

訓詁學就是這樣一門在語言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學科。不要過高地估計語義學和濫用語義學，不要像馬爾那樣，認為思維『不依賴於』語言的『自然物質』，而使自己陷入唯心主義的泥坑！

(三)怎樣研究訓詁學？

怎樣研究訓詁學？毫無疑問，訓詁學和其他科學一樣，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語義，要把語義的發展變化和社會的發展變化聯繫起來進行研究，要掃清舊訓詁學中脫離社會的謬論和唯心主義的臆說。

其次，研究訓詁學，必須建立歷史的觀念。有謂：『前人所講字的本義和引伸假借（所謂轉注假借），固然也是追求字義的來源及其演變，可惜的是，他們祇着重在漢代以前，漢

代以後就很少道及。新訓詁學首先應該矯正這個毛病，把語言的歷史的每一個時代看作有同等的價值。漢以前的古義固然值得研究，千百年後新起的意義也同樣值得研究。無論怎樣「俗」的一個字，只要它在社會上占了勢力，也值得我們追求它的歷史。例如「鬆緊」的「鬆」字和「大腿」的「腿」字，說文裏沒有，因此，一般以說文爲根據的訓詁學著作也就不肯收它（例如說文通訓定聲）。我們現在要追究，像這一類在現代漢語裏占重要地位的字，它是什麼時候產生的。至於「脖子」的「脖」、「膀子」的「膀」，比「鬆」字時代恐怕更晚，但是我們也應該追究它的來源。總之，我們對於每一個語義，都應該研究它在何時產生，何時死亡。雖然古今書籍有限，不能十分確定某一個語義必係產生在它首次出現的書的著作時代，但至少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出世不晚於某個時期但關於它的死亡，亦同此理。前輩對於語義的生死，固然也頗爲注意，可惜祇注意到漢以前的一個時期。我們必須打破小學爲經學附庸的舊觀念，然後新訓詁學纔真正成爲語史學的一個部門。」（見漢語史論文集中的新訓詁學篇）這個意見基本上是對的，問題祇在於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歷史觀念，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念，還是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念？我認爲我們所應建立的歷史觀念，祇能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念，而不能是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念。再者，用唯物主義歷史觀念來研究訓詁學，不僅要上下幾千年地研究每一個詞的意義的演變，也要進行語義的斷代研究。比如敦煌變文字義

通釋就是這樣做的。這樣的訓詁研究，在目前更爲迫切需要。祇有在這種斷代的訓詁研究工作作好以後，縱貫幾千年的漢語語義發展史纔能在這踏踏实实的基础上建立起來。

其次，研究訓詁學，還要把語義同語音、語法以及字形結合起來研究，不能孤立地研究語義。語言是用聲音表示意義的，而文字則是它的書寫符號。意義同語音、字形本來沒有必然的聯繫，但在某種具體語言裏，用什麼聲音和文字表示什麼意義，一經社會中的人們「約定俗成」以後，就固定下來，不能由一個人任意改變。比如「牛」不能改呼爲「馬」，「馬」也不能改呼爲「牛」。於是音義之間就有了一定的關係。加以詞義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可以引伸演變，而語音往往不改。於是同一聲音可以表示許多不同的意義，而音同音近的字又常常可以通假。比如「跳蚤」的「蚤」和「早晨」的「早」本是意義不同的詞，但是古書裏常有借「蚤」爲「早」的，如儀禮·士相見禮：「問日之早晏，」注：「古文早作蚤。」國語·周語：「若皆蚤世，猶可，」注：「蚤世，卽亡也。」也就是借「蚤」爲「早」。又如「財」和「材」、「裁」、「纔」本來也是不同的字，但在魏都賦「財以工化」裏，「財」借作「材」；在荀子·非十二子「一天下，財萬物」裏，「財」又借作「裁」；在孫叔敖碑陰「各遺一子，財八九歲」裏，「財」又借作「纔」。碰到這種情況，訓詁就必須結合語音來進行。說文解釋形聲字，有所謂「亦聲」的說法，如：「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從示從豐，豐亦聲。」「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從示從石，石亦聲。」「禴，會福祭也。從示從會，會亦聲。」「這也是訓詁與語音結合的一種方式。宋代人王子韶有所謂「右文說」，認爲「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字從某聲，即具某義。「如：𦵏，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餐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𦵏爲義也」（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四）。這也是採用音義結合的方法來搞訓詁的，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但有兩個比較嚴重的缺點：一是局限於字形，不懂得音近義通，不限於聲符相同的字。二是說過了頭，不知道音同的字意義未必皆通。黃季剛先生說得好：「同音者雖有同義，而不可言凡。淮南「蝨」與「瑟」同音，周人謂「玉」爲「璞」，鄭人謂「鼠」爲「璞」，此音同而不必義同也。物有同音而異語者，亦有同語而異音者。同音異語，如蝨與瑟；同語異音，如爾雅初、哉、首、基俱訓始是也。同音者不必有一定之義，同語者不必一音，而往往同音，如江、河、淮、海、漢、湖、洪、沆皆大也，洪與紅亦同，鴻、訐亦有關。若言凡匣母字皆有大義，則非也。」

訓詁和語法相結合，前已指出，古代訓詁書中往往有講語法的，現在舉兩個例子：

春秋公羊傳莊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解詁：「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

孔穎達毛詩·周南·關雎疏：「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

這種寓語法於訓詁之中，在古代訓詁書裏是『屢見不鮮』的，而且要弄清楚詞義，往往也需要精通組詞成句的語法，因此，我們研究訓詁學，就不能不懂得語法了。

至於文字學，由於古代訓詁書常常把文字的形、音、義結合在一起來解釋，而且有時還採用所謂『形訓』的方法，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蟲皿爲蠱』，『反正爲乏』，『背私爲公』等等，我們研究訓詁學，當然也要有一定的文字學知識。不過，我們一定要突破文字形體的局限。

註 釋

註 一：關於訓詁的起源，下面還有專章討論，這裏暫不多說。

二、訓詁源流

(一) 訓詁的起源

我國的訓詁起源很早，遠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在萌芽。當時我國正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社會生產力日益增長，以漢族爲主的各族的文化蒸蒸日上，語言隨着社會的發展，也不斷地發展。而由於諸侯割據，國家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於是出現了『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局面。加以今語和古語的不同，人們閱讀古典文獻，往往不容易理解，因此需要有人來爲他們解釋古今的異語和各地的方言，訓詁就應運而興了。周禮·地官·保氏：『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鄭衆注：『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據此推測，當時保氏教貴族子弟學習六書，應該不祇是爲他們解釋字形，也要使他們知道字的含義和讀音。但是，不知道曾否編寫過符合這種要求的識字課本。漢書·藝文志所載周宣王太史所作史籀